

### 捣大网

村庄的水码头是一个热闹的所在。从朝霞映到河面的那一刻,甚至更早,作为一台演出的大幕就算拉开了,村庄新的一天也就开始了。挑水的,淘米的,洗衣的,你来我往,络绎不绝。这不单是惯常的劳作与家务,还是一个情感交流的过程。挑水的小伙子可以有意无意地哼哼小调,淘米的大妈们可以旁若无人地聊着家长里短,洗衣的大姑娘小媳妇可以悄悄地说些闺房私话,调皮的顽童有时也来钓钓鱼或是打打水漂……谁家荡着船儿要到十里开外的小镇去?谁家杀鸡剖鱼款待新上门的姑爷?

这样一台本色的情景剧,村庄每天都在上演着。如果忽然来了一帮捣网的渔船,最好是那种捣大网的,那将会把这场演出推向高潮。似乎是有意等待着,洗衣的女人常会停下手中的活计,时不时地朝远处的砖桥看看,她们知道捣网的渔船该来了。渔船又常常是和歌声一起来的——

“码头上的妹子洗花袄,打鱼的哥哥看见了。只顾想着妹子的手儿巧,哎哟呀,一网的花鱼溜掉了……”这里的人管鲤鱼叫花鱼。一个小伙子站在船头,手中抓着一根“喷浪篙”,扯开嗓子吼着。他的身后还有几条渔船,每条船上都是三个男人一张网,就是没有女人,果然是捣大网的。

可能由于距离远了点,他的歌声传到岸边,洗衣的女人们只听了个大概。她们只是笑着,并不应和,仍旧做自己的事。

船快到水码头了,渔船上的小伙子忽然放肆起来,他又唱上了——

“别看你白天装着不理睬,到黑夜照样钻进我的怀……”这下闯祸了,洗衣的女人骂开了,“打枪眼的,戳马叉的”。这是乡下女人最恶毒的骂语,可表情却有玩笑的意味。还有的女人捡起一块土疙瘩,夸张地砸过去。

小伙子回应的还是歌声——

“打是情来骂是爱,揪揪掐掐才算往死里爱……妹子你别怪哪,哥哥可不坏呀……”

这是捣大网过程中常会碰到的故事。但多数时候,渔人们只是埋头捕鱼,岸边人也只是尽情欣赏。

那大网的制作并不复杂,也就两根竹竿,一张网片而已。把两根竹竿从根部捆绑起来,张开成适宜的宽度后,再将早已编织好的网片固定上去就行了。不过,还缺少一个关键的装置,那就是一根短短的横档。横档是可拆卸的,安在根部稍下一点位置,一方面起固定大网的作用,另一方面则作为“扳手”,便于作业。

唱归唱,闹归闹,手中的活儿可不能丢。一帮渔船很自然地形成一个弧形的包围圈,朝向水码头。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船头上的男人一起操起网具,插到河底,另一个男人则舞起喷浪篙,威猛地搅着河水,驱赶鱼儿。那水花都溅到洗衣村妇的身上了,她们慌慌地躲着。喷浪篙的动作是由远及近的,因为捣大网讲究的是个速度,也没听说谁是“起”,这就是默契了,

那三五张网就一齐扳起来。当网快出水面的时候,岸边一阵骚动,有人大叫,有人鼓掌,因为网里有鱼——花鱼,好几条呢。

渔人就是奔着花鱼去的。那桥下,那庄塘,那水码头,是花鱼理想的栖息之地。桥下有缓流,庄塘是乐园,水码头则有丰富的吃食。好像训练有素的演员,船头的小伙并不为喝彩所动。他们把鱼“抄”到活水舱里,又要向下一个作业场所去了。不过,那故意“忍”着的脸上明明写着兴奋呢,岸边的人是觉察不到的。这时,常会有人叫起来,买鱼哦,买鱼哦。船头的小伙子故意板着脸说,不卖给你。那岸上的女人则捡起一块砖头,佯装要扔。小伙子赶忙告饶,不卖给你——又卖给谁呢?那样子倒像个戏台上的小丑了。

这样一台演出,到底谁是观众,谁是演员?我是没法说清的,倒是想起卞之琳的那首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我们都不在“楼上”看着嘛。

#### 张螺蛳

如果把村庄的水码头比作舞台,那么这舞台就不能少了女人,她们在表演挑水洗衣淘米之类的家务之余,偶尔也会客串一回渔人,倒不是冲着鱼类去的,而是张螺蛳。

张螺蛳这个说法未免叫人费解,我们所知的获取螺蛳的方法,有拾有摸有蹿,还没听说过有张的。螺蛳又不是鱼,怎么张呢?用钩张,螺蛳吃什么诱饵?用网张,螺蛳哪会钻到网里?那就让我来告诉你,没什么神秘的,用草张,用穰草把子张。

都说螺蛳天生喜欢吸附在水草上,乡人就学会了用草把张螺蛳。不管最初是谁发明的,也不管现在到底有没有人还在使用,可我更乐意看到的是村姑少妇们张螺蛳的场景。

张螺蛳似乎属于女人,属于少妇,尤其属于姑娘。说实话,若不是以渔为生,少见大姑娘小媳妇家捕鱼摸虾的,那是男人的活儿。可吃鱼没有取鱼乐嘛,看多了男人的乐事,女人也会手痒的。因了某种约束,她们不便像男人那般轰轰烈烈干上一场,只好小试身手,过把瘾了。于是,村姑们想到了一种最简单的渔事——张螺蛳。

劳作和家务之余,得了空,村姑随手从草垛上抽些穰草,扎成一个个蓬蓬松松的把子,扔到河里沏几天,沏“熟”了留着张螺蛳用。这“沏”看上去可有可无,其实挺重要,因为螺蛳不喜欢“生”穰草的刺激性气味。吃了早饭,趁着到水码头洗碗的当儿,村姑将沏好的穰草把子一块带去,先在上面扣个砖块,将草把沉到水里,绳子系在桩上。一只只草把丢下后,她们就回家了,并不需要看护,不会有人偷的,该下田下田,该做饭做饭。到了傍晚,她们挎只篮子到河边,小心拎起把子,上面满是

螺蛳,密密麻麻的。草把都搁到岸上了,螺蛳还叮着不松。村姑把草把抖抖,螺蛳纷纷掉下。等所有的草把都拎上来了,村姑把螺蛳归拢,装到篮子里,就着水码头反复淘洗,洗去泥渍杂物,好带回家养着。收拾停当了,继续按早上的样子张下草把,留待明早再收。有一点不能忘了,拎草把时手脚一定要轻,如果动作过猛,螺蛳受惊后会迅速收缩腭甲,滑落到淤泥里,也就逃脱了。

张螺蛳不可能在天冷的时候,天一冷,螺蛳就会钻到淤泥里取暖,不肯出来了。不过又有新法,干塘时,见淤泥有洞眼,一抠就有螺蛳。除了冬天,其他季节都可张螺蛳,只要你有空,只要你愿意,谁叫螺蛳喜欢“叮”在草上呢?也不一定非得用穰草,芋头胡子、黄豆秆子都行。

村庄的水码头常见村姑少妇张螺蛳,她们张螺蛳并不想卖钱,只是留着家人吃。张上一次,能吃好几天。如果张多了,她们就把螺蛳匀几份送给亲戚邻居,或是干脆不收了,反正不花本钱。

水码头上也有故事。偶有少年恶作剧,赶在姑娘之前,偷偷把螺蛳收了,再把空草把丢下。姑娘哪知道,拎起草把,咦,怪了,螺蛳呢?环顾四周,并不见什么异样,正低头纳闷,忽听背后似有声响,扭头一看,一个身影从墙角消失了。姑娘抿嘴一笑,已经知道是谁了。再看脚边,多了一只篮子,满满的螺蛳,正是刚才“丢”去的。姑娘把螺蛳两下分了,一份拎到他家去,一份拎到自家去。少年见姑娘来了,还拎着半篮螺蛳,摸摸后脑勺,傻傻地笑了。他爸他妈也笑了,是那种相视一笑,随后悄悄退到一边去。

村庄水码头上张螺蛳总给人们留下温馨的回亿,只是有时我们光记得那些发生在少男少女身上的故事,反倒忘了渔事本身。

#### 摸“呆子”的少年

村庄的水码头是孩子们最爱去的地方,钓鱼、游泳、打水漂……等把这些玩腻了,总会有人想出新的花样,不知是谁喊了句,咱们摸“呆子”去,那本已疲乏的心情重又激动起来。

这里的“呆子”,可不是说人,而是指一种鱼,俗称虎头呆子,又叫虎头鲨,袁枚《随园食单》里叫做土步鱼,苏南人称之为塘鳢。

把一种鱼叫做呆子,肯定有它的道理。也许是因为长相傻里吧唧的,也许是因为性子懒懒散散的,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吧。你看啊,黑糊糊的颜色,短短胖胖的个头,一副忠厚老实的

由赣南过粤东北去,途上有一条东江。这江水流进龙川县境,到了个名叫佗城的古镇。镇南边小山上立着一座唐朝的正相塔。塔身如楼阁,人若登上去,正可把这个秦时筑起的方形老城中的一切看尽。古邑门、古街巷、古楼宅、古渡头……全在一江烟波里。屋檐前、宅窗后,普通人家还在闲话祖上随南越王赵佗屯戍岭南的遗事。前尘影事忆当年,做了龙川首任县令的赵佗,他的功业亦给后人的日子添了滋味。

我在佗城印有旧游的履痕,距上一次离开这里,其间匆匆已过去五六载的光阴。又来,也如再游玄都观的刘禹锡,要以前度刘郎自称了。

佗城的改变,不减它的古韵。多年前的眉目,都还看得出来。唐朝建起的那座龙川学宫,经过这几年的修葺,堂皇之气足可一惊我的眼目。更把大成殿、明伦堂、尊经阁看过一番,不禁要得“层台耸翠、飞阁流丹”八字给它。前面一片空场,我初次来时,见着的满是积水的泥路和芜杂的青草。一抹黯淡的天光从湿云深处泻下,民国年间修成的影剧院脱落了墙皮,站成一幅苍灰的剪影,还有一头啃草的黄牛我也记得尤其清楚,那番景况到底过去了,影剧院的旧墙新粉过,日光底下白得耀眼。横额重饰,本镇新渡新塘村人蔺殷题的“佗城影剧院”五字,光鲜如新拭。

百岁街一带,楼屋相依,店铺、祠堂都还留有一个旧日的样子。不满千家烟户的小镇,姓氏竟然过百还不止,大概尽是那几十万秦朝兵士带过来的。黄氏、刘氏、曾氏、蔡氏、张氏、叶氏、吴氏、李氏的宗祠,门墙高大而院落幽深,老者倚门聊家常。骑楼下,几个门店开市迎客,站柜台的多是青年男女。不必舍家西去广州、南下深圳,小镇亦有不差的生意。行至街的尽处,没有去前次游过且临河仁立片时的大东门古渡,就向右折入中街上了。北宋治平元年初建的古越王庙就在这一条街上。数度寒暑过去,我的鬓角添了霜丝,庙貌仍如故。山门前的几棵细叶桉,枝干也粗了一些。庙不大,二进,四面廊,长方形,铺了青砖。正殿垂簾金色帘幔,供着的便是尊奉祭祀的南越武帝。这庙的修造当然是因他而来。赵佗的姓名,大凡粗晓南越国兴衰的人,多是知道的,比起同在镇上敬祭的文昌君和城隍神,殊觉亲近。在世居龙川的百姓那里,日子到了,总要进到这座古庙,焚起几炷香,在烟缕烛影中默祷。前回我来,天不是这么晴,心里想着年轻的赵佗随主将任嚣率军平定百越的旧事,又默望瓦檐听了一阵雨,恍若眺见秦时明月。

清乾隆年间龙川知县胡一鸿撰写的重修南越王庙碑记,也嵌上了后殿右侧的砖壁,算是这座老庙代有修缮的一件证物。东边廊下,立着古人像,襟袖飘举,颇有风神,是苏辙、吴潜等10位贤人。这么一个小县,竟也来过苏辙,来过吴潜那样的大名人。吴潜,南宋开庆元年拜左丞相兼枢密使,因反对立宗为皇太子,遭劾落职,黜徙循州,治所就是今日的佗城。吴潜曾在正相塔下的古寺寓居,俯眺东江之水,目随浪中桅帆,擅诗词的他,也会临风畅咏。他的作品,明人辑有《履斋遗集》,我诵赏不多。

赵佗凿而汲之的那口井,早从荒草中露出它的门面。井口立起一块石碑,上镌“越王井”三个大字。墙那边清朝光绪二年建造的考棚,也重修了一番,已非前些年的荒秽景象。那院落的深与廊庑的阔,在科场故址中又都是不常见的。一个做学问的人,一个认真的人,到了这样的地方,流连不去,便是费时多些也是值得的。我从至公堂、衡文堂里转出来,

在题着“天开文运”四字的匾额下静思了一刻,又读读廊下关涉科考的简述,也算增广常识了。一块木牌上有两段语录说:“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与西方最珍贵的知识礼物。”这是美国汉学家卜德的话。“科举制度为所有西方国家以考试录用人员的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一个遥远的榜样。”这是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里的话。西方人这样看我们的科试,颇涉深思。

在中山街的西端,还有一处好景,就是那历史上舟楫往来的西门古码头。汤汤东江流经故城南边,从北面流过来的一条护城河与它相衔。这一座宋代的码头修在西城门外、护城河的东岸,又靠了一座石桥,与河西那清波荡漾的邬湖相连。我原想货运的热闹和“万顷湖平似镜,四时月好最宜秋”的佳景断是看不到的,怎奈怀古之心未灭,就要来到这城西角的老码头寻古迹。越过数百年,看那河的两旁,铺砌红砂岩条石的台阶、装载货物的梯形平台以及灰沙夯墙,还能略略看见一些旧痕。可惜阖门废毁,风味顿失一半。不然,夕天、晚景、斜晖、轻霞、澄波、暮阴,一幅绝美水墨。秦少游“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的词境,可堪领略。更有一棵垂荫的古榕长在路边高处,斧锯未能摧,干也不曾枯,数百年风雨被它阅尽。昔年,满枝叶子也曾和城门厮守有情吧。树下水边,两个小姑娘洗着衣服,叶影下,一河清涟更见幽绿,丝丝缕缕,映上她俩的脸,且带着天真笑纹,荡远了。

河之西,旧为宋时辟筑的邬湖。湖上烟景之美可入一吟一咏。故而“平湖秋月”这个天下都知的好名,就从杭州移用到这里。宋元符二年,谪为化州别驾的苏辙,复迁循州,卜居此地。一个佬吏,晨昏与明暗波光晤对。山高水远,夜短梦长,低眉拈须之际,静听隐隐江声,默望苍苍烟霄,想到蜀国迢遥的乡路,内心的郁悵也是可描的。对月独酌,杯中多是苦。

辙之学出于孟子,诗文饱满浩然之气。这既和他自谓“乃观百家之书,纵横颠倒,可喜可愕”有关,也和他累贬筠州、雷州、循州,最终被罢斥到许州,做起“颍滨遗老”的浮沉身世不可分。当然在我看来,宦海生涯,亦让他广行天下,以达四方,也是一种人生经验。湖畔日月,文章上,他更能体味欧阳修的闲逸气调、韩愈的雄矫风骨;诗歌上,他更能领受王维之清丽、杜甫之奇横。少陵野老的“好义之心”,尤为服膺。湖边照影行,一个在新旧竞争的政治旋涡中挣扎的官人,一个体恤民情的文人,哪会只知贪赏新风月?筑堤浚淤,以抗旱涝之灾,便是他的作为。那道绕水的土石路,也得了“苏堤”这个名字。他的策论、他的唱叹、他的德政,皆能发我悠悠之思。

眼扫四近,邬湖早淤为一片田。粼粼波光化为平展碧畦,真也独具一味。脚前一条铺石的弯径就是苏堤吧,它如一线黄绿逶迤地从田垄的中间伸过去,连向浮在云影里的远山。低处的那些瓜果、稻谷在两旁摇曳着绿,如浪。翠色映着三五村舍人家,老少尽在这上面走。感觉最异的,是这古堤倒像刺在过往时光中的一道辙印,旋绕在小城的记忆里不肯消隐。后人踏堤来去,似乎循着苏辙的履迹而忧民生之多艰了。恋古之情割不断,也就无法和过去作别。当这些零碎念头未及从我心里离开的时候,一抬眼,有个壮实的农妇从篱笆棚架那边过来。她肩挑一副水筒,走到那棵老榕树前,身子一转,到坡下河边弯腰打水。

河水向南连着江。江水流下去,带不走古城旧事。



2009年初春,我开始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写一个60年跨度的《成都》。半年下来,收获的不仅仅是这本书。有机会较为全面、透彻地掂量一下这座城市,追踪它的生根、发芽、开花,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让人与1200年前杜甫饱经风霜后在锦江边上吟咏“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心灵相通。

写作期间,我始终处于“高高在上”的状态:家居成都闹市区,街道却因一块神奇的石头得名“天涯石”,住四川日报社单元宿舍24楼,建有鸟巢般的小小屋顶花园,边敲字边在这里亲近成都。花园虽小,却有好些个大名鼎鼎的书家朋友留下墨宝,其中一幅是自家杜撰的“语录”:**“吃得开不如看得开”**。

看得开确实好。每每写上一阵,我便要四下徘徊,凭栏眺望一番。隐隐约约的两脉远山,东为龙泉,西是龙门(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的主要断裂带)。近处的锦江、春熙路、蜀都大道、电视塔,还有那些个背街小巷,皆历历在目。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高楼”蜀都大厦,早已“淹没”,东大街的群楼拔地而起,俨然成阵。成都确实大变,好像火烧到一定温度,不沸腾都不行。

与高楼一样由成都人自己种出来、在这片土地上长起来的,还有无处不在、越来越浓的绿意。治理锦江时栽下的四川广黄葛,不过十多年,已是华盖亭亭,一棵下面撒得开几十把高靠背竹椅。成都这城活力十足,杜老夫子用一个“润”字就说清了。就我这屋顶花园,虽懒

散照看,也种花得花,种瓜得瓜。不知不觉,绿了,红了,香了。迎春、花藤、“油麻藤”,瀑布一般张扬。白天的鸟儿、知了,夜间的蟋蟀,一个比一个叫得欢,我早上就常常是被鸟儿叫醒的——好多朋友对此都难以置信。

成都的生长当然要丰富也复杂得多。关于成都,已经有太多太多的话说,我个人最喜欢的是“饿了,累了,到成都”这一句。成都不是一天造就的,“天府之国”从来多姿多彩,也曾多灾多难,万千茅屋瓦房曾为天灾人祸、兵荒马乱所破。民生不易,“小康”更不

## 成都生活:吃得开不如看得开

□伍松乔

易,弥足珍贵。

与成都同在生长的,有难计其数的众多城市。城市之间的竞争或者说比较,固然可以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在于自身存在的特质是什么。

当越来越多的城市长得越来越一个模样时,成都这城有意无意之间,保留了自己从传统走来、随时代创新的特有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是充分人性化,或者说是以人为本、与人方便的。以空间形态而言,成都这城一开始便没有所谓中轴线,基本上是自然赋形,它的生活设置和都江堰的灌溉系统极为相似,从主动脉、支血管到毛细血管,纵横交错、密密麻麻,

样子,再看它迟缓的动作,爱理不理的,受了惊吓即便跑了,过会儿还回到原处,免不了送了性命,这不是呆子又是什么?

知晓了这种呆性,我们小时候没少摸过虎头鲨,从油菜花开一直摸到暑期开学。有时去荒田拾田螺,常看到水洼里有虎头鲨,趴在一片水草青苔中间慵懒地晒着太阳。有人来了,也不见动静。当你伸手去捉时,它才好象刚醒过来,摇着尾巴钻到别处。你只要看准它的游动路线,顺着摸过去,少有落空的。这样摸虎头鲨,因为看到了目标,摸起来也就少了刺激。我们玩得最多的是在水码头上摸虎头鲨。

村庄的水码头多种多样,有的是在水中打两根树桩,上面搭块木板;有的用水泥浇筑而成,俗称“涝鼓”,浮在水面上;有的砖砌石垒,一级一级的……水码头因了流水和船浪的冲刷,或许本身就有鱼虾寻食做窝的缘故,砖石缝渐渐扩大,常有像虎头鲨这类的鱼儿藏在其中。好像并不需要谁教,水乡孩子都会摸虎头鲨。这原本就是一种游戏嘛,没什么考究的。

记得那时还在上小学,学校边上有座小桥,小桥下就有一个水码头,我常在课间一个人偷偷跑去摸虎头鲨。沿着水下的砖石缝慢慢摸过去,常会摸到一层软绵绵、滑腻腻的东西,那是虎头鲨产下的鱼卵。摸到鱼卵,也就知道肯定有鱼了,抠下一点鱼卵,看看成色,可以猜出“护巢”的虎头鲨凶不凶。如果鱼子亮晶晶的,这是刚产下的,此时的虎头鲨或许因为繁殖消耗了体力,一般不是太凶;如果看到了黑点,这表明小鱼快孵化出来了,此时摸虎头鲨,可要小心了,说不定会把你的手指咬出血来。虎头鲨都是头朝外,时刻提防着一切来犯者。当你伸手去摸时,它自然以为来了“敌人”,总是毫不犹豫地一口去咬,咬着的常常是中指,这时赶紧握着不动,手指并拢抓住它的头就行了。一个窠穴里有两条虎头鲨,先摸到的大都是小的,公的,后摸到才是大的,母的。虎头鲨的嘴唇像个锯齿,小点的咬着,手指上会留下细嫩的牙痕,其实一点也不疼,只是有一种怪怪的痒。可碰上大个的,尤其是小鱼快孵化出来时,说不定能把你的手指头咬出血来。我就见过有一同学没在意,正洋洋自得地炫耀自己的收获,忽然猛一缩手,脸都吓白了,把咬在手指上的虎头鲨一顿乱甩,他以为被蛇咬了。有时没留神,一条虎头鲨从手指间跑了,别着急,只要它的卵还在,虎头鲨马上还会回来,可先摸摸别处,差不多了来个回马枪,笃定逮个正着……你说这虎头鲨呆不呆?

课间10分钟,少不了摸个两三窝的,也就五六条了。放学了,再把村里的水码头挨个摸一遍。有时摸得兴起,却要挨骂了。原来,我们把水搅浑了,影响大人淘米洗菜了。摸来的虎头鲨当然要“交公”。大人常会变着法子,做出好多花样的菜来,有余汤的,有跟咸菜红烧的,有刚下两片肉炖蛋的……吃着虎头鲨,想着这曾是自己的收获,那真叫一个香啊。

小时候只知好玩,一直以为虎头鲨就是个呆子,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它是舍不得尚未出世的孩子。没了亲鱼的看护,那鱼卵会被别的鱼儿吃掉的。写到这里,我的心里竟有一阵莫名的伤感。



造就了成都人过日子的重要基础。每一社区、每户人家,都可以极小的时间成本快捷地进入日常生活的基本领域,找到自己需要的油盐酱醋和吃喝玩乐。至于那些无处不在的背街小巷,更是七十二行乃至三百六十行皆备的小社会了。成都人呢,则有意无意之间,在这样的场域之中,丛生、共享,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情趣。他们绝非无所事事,但也绝不碌碌无“人”,在生存与发展的压力之下,普遍给自己留有发泄、故思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借他的吉语,无论有没有胃口与笑容的“指数”一说,我真诚地祝福成都人民吃得更好,笑得更多,幸福“无量”!

成都的生活方式,曾经被视作落后的“农耕遗存”。如今,又被人推崇为“生命本真状态的自由表达”。更有学者发现,理想版的完美城市,应该是“大都会与大自然的混合体”那样的“田园共和国”。我以为,一个城市“打造”也罢,自然生长也罢,终极目标都应该是老百姓的幸福感。

已经有专家在研究幸福感的体系与指标了。虽然如此,幸福感更应当是实实在在的,它与很多大而无当的数字无关,化繁为简,最切实地体现在老百姓的胃口与笑容之中。并非成都人的西晋左思在那令洛阳纸贵的《蜀都赋》结尾中,用了“无量”这个词来表达他对当时成都的赞叹,原句是:“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故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借他的吉语,无论有没有胃口与笑容的“指数”一说,我真诚地祝福成都人民吃得更好,笑得更多,幸福“无量”!